

俄语医学术语汉译“译”意深远

句云生 张会园 M.O. 马特维耶夫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绍兴 312069;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莫斯科 119454)

提 要:“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俄两国医学交流日益迫切。医学术语作为交流的手段和媒介日趋重要。本文从俄语医学术语分类入手, 探讨其汉译的难点及策略,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 俄语医学术语; 分类; 汉译困境; 汉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 H08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医学术语的称名与翻译受到各界的极大关注。中俄医学合作在此背景下越显频繁, 俄语医学术语汉译问题值得学界展开探讨。医学术语的翻译要求译者具备一定的医学领域理论知识和功能语体、语言术语的储备。现行的俄语医学术语是俄罗斯医学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沉淀下来的, 具有高度的形式语义变体, 其构成是汉译的关键, 译者应深谙其难点和汉译方法。

2 俄语医学术语的分类

现代医学术语是一个高度专业的体系, 是专业医务人员使用的语言, 用于指定医学和保健领域的科学概念, 是整个医学术语构成的术语集合。它是用来描述人体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病理形态特征的一种医学工作语言。医学术语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人的疾病、病理状况、病程和体征(症状、综合症)、病原体和疾病携带者、卫生监管和评估指标、疾病诊断、疾病预防、治疗方法、手术、预防保健和卫生流行病学服务、医疗仪器、药物名称、药用植物、药用原料等。现在使用的俄语医学术语是俄罗斯医学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沉淀下来的。它具有俄罗斯的国家标准、注释和参考资料, 但因其具有高度的形式语义变体, 所以要了解其形成发展过程和特点, 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汉译。

20世纪上半叶, 术语学理论体系初步建立形成, 苏联涌现了 Д.С. Лорре 等一批术语学家, 他们关注医学术语, 确定了医学术语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实践方向。在之后的术语实践中, 医学工作者的贡献也十分突出, 大量的希腊拉丁医学术语被医用工作者借入, 补充了俄罗斯的医学语言。20世纪60—80年代是医学术语形成的时期, 医学术语学被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术语领域方法学工作的加强, 为术语和术语系统理论的发展和语言描述提供了动力。正是在此期间, 出版了众多专业医学术语词典。学者们对医学术语的词源、语义和结构给予了极大关注。医学术语在现代语言学范式中得到了充分发展, 在一般术语学理论指导下建构了自身话语体系。

2.1 俄语固有医学术语

医学术语能阐明日常思维和医学思维在概念和术语层面上的互动方式，并确定知识结构的语言表示方式。医学语言被解释为对人类活动进行分类的一种手段，是对医学世界图景的一种口头思考方式。认知术语学的人本中心主义取向使得学界不仅要考虑知识的对象（科学语言），而且还要考虑知识的主体（医学工作者）。现代俄语医学术语数量越来越多，是医学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专业化的一个体现，因此，俄语医学术语的类型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分类在翻译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它可以帮助医学专家和患者在目标语言中选择最合适的等值词。В.И. Литовченко指出：“正是医学领域中的术语分类揭示并展现了主题领域在各种联系和关系中的逻辑概念结构”。（Литовченко 2006: 156）根据俄语医学术语的构成方式，学界普遍将其分为三类：固有术语、外来术语和仿造术语。

固有是用来形容一种坚固、持久的存在，特指通过量变的积累加固而成其有。固有因其特有的坚固持久性而被约定俗成成为本来就有。俄语固有词是现代俄语词汇的基础，占全部标准词汇的90%以上。固有医学术语，即俄语源语中的医学术语，是构成俄语医学术语的主体，如 бедро（大腿、股），бельмо（白内障），бок（肋骨），оспа（天花、牛痘），селезенка（脾脏），темя（头颅）等都是按照俄语构词模式创造出的俄语医学术语，这些术语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医学语言中的世界图景和科学认知。

2.2 外来医学术语

不同民族的语言接触是引进外来词的主要原因。（张家骅 2006: 132）现代欧洲医学大部分起源于古希腊。希腊医学是后来罗马以及整个欧洲医学发展的基础。《希波克拉底》文集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医学的欧洲医学起源，同时也是医学术语发展的源头。10世纪末，希腊语通过基督教经卷翻译的书面形式继续借入俄语。后来希腊医学术语进入到俄语中，促进了俄国医学术语的发展和标准化进程。希腊语进入俄语的医学术语很多，如 гормон（激素，荷尔蒙），пузырь（囊、泡、膀胱），опухоль（肿块、肿瘤），глотание（吞咽）等。16—18世纪俄语开始从拉丁语引入词汇，拉丁语对医学术语早期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拉丁语变成死语言后，医学著作中仍在使用拉丁语医学术语。俄罗斯高等医学院校基本都开设了《拉丁语与医学术语原理》的课程，由此可见，俄语医学术语受拉丁语影响很大，如 резидуальный（后遗症），мазь（药膏），таблетка（药片），пластырь（膏药）等都来自拉丁语。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俄语医学术语中也逐渐吸收了其他语言的外来医学术语。从德语借入的俄语医学术语有：бюгель（卡环），кламмер（手术夹板），фельдшер（医士），шприц（注射器）。法语借入的医学术语有：акушерка（助产师），бандаж（绷带），шанкр（下疳），мигрент（偏头痛），кретинизм（呆小症）。苏联解体前后，由于俄罗斯社会生产领域的巨大变化，英语词，尤其是美式英语词在俄语医学术语中占比越来越大，如 блокада（阻滞、阻塞），допинг（兴奋剂），клиренс（分裂），шок（休克），шунт（血管）等。此外，还有些少量的医学术语来自意大利语，如 малярия（疟疾），从西班牙语中也有术语借入，如 москит（巴士白蛉）。

2.3 仿造医学术语

构词仿造是依据词素构成和翻译外来词的方法构成新词的一种途径。同一外来词可能先后或同时以构词仿造和音借两种主要途径借入俄语。构词仿造是将外语词翻译部分词素，可以保留一部分词素，从而构成新词。词义仿造词是受初始义相同的外语多义词影响而派生新义位的词。（Купова 2012: 74）俄语医学术语仿造英语的术语有很多，表示“细胞”的医学术语都是仿造而来，如 клетка-хозяин (host cell) 宿主细胞，клетка-убийца (killer cell) 杀伤细胞等。仿造术语构词形式特殊，多是按照俄语构词的原则构成的，如 incompatibility/несовместимость（不兼容），tissu/ ткань（组织），vessel/сосуд（血管），

proving/испытание (试敏) 等。

3 俄语医学术语汉译的困境

俄罗斯医学发展迅速，其术语在不断补充。在医学的每个分支中形成新术语的自然过程值得适当关注。术语的快速补充必然来源多样，造成了俄语医学术语体系庞大、构成复杂的局面。另外，由于俄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对译难度大，有的术语翻译时还存在文化空缺的现象。考虑到俄语医学术语的形式和语义特点，我们认为其汉译主要有以下 4 点困境：

3.1 合成词、派生词占比较大

术语的学术含义不能违反其结构所表现出来的理据，这要求术语可通过构词或词组的方式来派生出新术语。因此，俄语医学术语翻译的难点与语法现象、词汇现象密切相关。基于此，译者必须从整体上掌握医学术语翻译资料的主要内容、概念，还不能忽视内容的关联性。在科技术语翻译过程中，注意关联性有助于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误译，因此译者一般不应轻易改变词组、句子的结构，也不应对原文进行主观拆分。俄语合成词指的是至少有两个词根组合起来构成的新词，推及到医学术语，这类术语可以呈现出两种方式，一是合成词，如 полирадикулит (多发性神经根炎)，биопрепараты (生物制品)，белокровие (白血病)，физиотерапия (物理疗法)，аминокислота (氨基酸)，многосахарид (多糖)，нанотехнология (纳米技术)，нервастения (神经衰弱)，кровотворение (造血)，головокружение (头晕) 等；二是合成词组，如：седалищный нерв (坐骨神经)，клинический диагноз (临床诊断)，имму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защита (免疫防护)，сахарный диабет (糖尿病)，спазм сосудов (血管痉挛)，дальзоркость (远视眼)，близоркость (近视眼) 等。

除了合成之外，派生也是比较常见的构成手段。派生词是指在原术语的词干上加前缀、后缀、前后加缀构成新词。加前缀构成的医学术语有：антитело (抗体)，антивирус (抗病毒)，гипертония (高血压)，гипотония (低血压)，экзотоксин (外毒素) 等；加后缀构成的术语有：аптекарь (药剂师)，диобетик (糖尿病患者)，вирулентность (毒性、毒力)，гидратация (水合作用)，гирсутизм (多毛症)，метастазирование (转移)，фиброма (纤维瘤) 等；加前后缀构成的术语有：авитаминоз (维生素缺乏症)，антигриппин (抗流感灵)，дисвитаминоз (维生素失调症) 等。

3.2 缩略语数量较多

“缩略词具有经济、简洁、易用、易记、易传的特性” (万小磊等 2020: 13)，但又具有复杂性。俄语医学术语翻译另一个难点在于缩写词和缩略语种类繁多复杂，不同国家的缩略要求各不相同，这给译者造成了一定困扰。同一缩略语常能表示不同领域的术语内涵，即使医学专家有时也不明白其具体含义，这些复杂的缩略语和缩写词也就对译者的工作过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缩略语在俄语中的解释已形成惯例，其意义单一而固定，要准确翻译应准确理解其含义，所以关注其汉译就有很大意义，如：СПИД (синдром приобретённого иммунного дефицита 艾滋病)，МПСК (мультипотентные стволовые клетки 多能干细胞)，АСТ (аспаргатаминотрансфераза 天门冬氨酸转氨酶) 等。俄语医学缩略语的使用实现了医学交流省时、省力、省篇幅的目的，但给译者带来诸多不便和困难，要求译者有较高的语言水平和医学素养，必要时还要参考相应语境。

3.3 词汇术语化现象较多

普通名词用作医学术语的情况也很常见。这类普通名词一般具有一词多义的情况，而在具体医学语境中又有具体、明确、单一的意思。“日常词汇翻译术语化是科学翻译的普遍现象，译学界对此缺乏深入探讨。” (李丹 2012: 9) 日常词汇翻译的术语化类型问题在我国语言学界探讨得更少，实际上日常词汇翻译术语化，是医学翻译的一个难点，也是科学翻译长期忽视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如：фактор 有“因数、系数、要素、因子、比率”等意思。

医学术语 *фактор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и* 指“粘附因子”，*путь* 意为“路、方法、方式、途径、轨道”，*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й путь* 译为“替代途径”。*сдвиг* 有“剪切、位移、移动、进展”的意思，*антигенный сдвиг* 译为“抗体转移”。*стул* 有“椅子、职务、台、座、架、大便”的意思，*кروавый стул* 译为“血便”。*знак* 有“标记、符号、痕迹、信号、手势”的意思，*знак Брудзинского* 指“布鲁辛症”。术语化就是“下定义”或“概念化”的过程，即赋予日常词汇某一专业内容的特定概念或某一特定专业意义，或将较长的短语译成较短的短语或词，使普通词汇获得明确的定义。普通词汇用作术语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中完成，如果普通词汇脱离了语境则需重新思考该词汇的译法，要查阅专业书籍，不可掉以轻心、贸然翻译。

3.4 隐喻术语数量众多

隐喻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是人们交际和思维抽象概念的认知工具。E.V. Бекишева 指出，隐喻在术语生成中占主导地位。它表现在知识的专门操作得以体现，即信息从一个概念性源域到另一概念性域（目标）的转移。在形态学术语中，术语元素被认为是承载有关思维过程的最少信息的单元，而派生的术语及其构成语义被认为是该知识领域的逻辑概念类别的语言形式的实现。（E.V. Бекишева 2013: 262）A. E. Седов 指出，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是一个隐喻网，任何一门知识都不能规避隐喻。（Седов 1999: 35）因此，隐喻现象贯穿于医学术语之中。

医学隐喻术语可以分为概念性隐喻、普通隐喻、植物隐喻和人体隐喻 4 种：（1）概念隐喻术语占比最大，最难翻译，如 *ре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клапан*（瓣膜重建），*ре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是建筑术语应用到医学；*агриовентрикулярная блокада*（房室传导阻滞），*блокада* 原指战争中的包围、封锁；*сердечный тон*（心音），*тон* 原指音乐节奏；*расслоение аорты*（主动脉夹层），*расслоение* 原指机械的分层等。（2）普通隐喻是思维基于日常事物的联想。如：*сосудистая стенка*（血管壁），*сердечная камера*（心室），*фиброзные кольца*（纤维环），*клиническая картина*（临床照片），*сорочка сердца*（心包），*синусный узел*（窦房结）等。（3）植物隐喻指的是根据植物相似性形成的术语。这种联想使我们可以把人体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生物系统当作另一部分的概念化。如：*листок перикарда*（心叶），*ветвь аорты*（主动脉分支），*легочный ствол*（肺干），*мышечное волокно*（肌纤维）。（4）身体隐喻是根据人体不同的状态或者人体的不同部位来进行联想。此类术语有：*ложная аневризма*（假性动脉瘤），*сонная артерия*（劲动脉），*ушко перикарда*（心包耳），*истинная аневризма*（真性动脉瘤），*сосудистая ножка*（血管蒂），*волосатое сердце*（绒包心）。

现代医学术语是术语体系中最复杂的一支，包含数以万计的词和词组。“隐喻术语在整个医学术语中占比较大。”（Смирнова 2011: 149）术语隐喻已经植根于医学术语当中。俄语医学术语中的隐喻现象一般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基本概念，反映着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性和科学世界图景，给翻译工作带来不少的困难，有时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因理解或表达错误而曲解了隐喻术语的原意。所以弄清俄语医学术语的隐喻类型，深度挖掘内涵才能破解其汉译的困境。

4 俄语医学术语汉译策略

策略是适合具体情况的做事原则和方式方法，是可以实现目标的方案集合。有效使用翻译策略对医学术语汉译有指导性作用。

4.1 术语知识储备策略

翻译能力是译者自身翻译策略和百科知识的有机统一。翻译策略是为实现特定翻译目的依据的原则和采纳的方案。（熊兵 2014: 82）“翻译方法是翻译活动中为达到翻译目的所采取的路径、步骤和手段。”该方法不是作为确定译者行动的客观规律，而是作为译者根据经验制定的行动系统。实际上，“翻译方法是使您能够适应客观存在的翻译方法并以最合理

的方式获得最佳结果的动作。翻译方法是一种有目的的互连技术系统，它考虑了翻译的类型和自然存在的翻译方法。”（熊兵 2014：82）医学术语翻译与其他类型的术语翻译不同，理解、阐释、翻译医学文本的主要任务是让受众能够通过最清晰、最明确、最简洁、最惯用的方式接受最主要的认知内容。要求译者具备一定医学领域的理论知识，在功能语体、语言术语方面有一定的储备。

我国学界对俄语医学术语汉译研究较少。俄语医学术语的汉译应依据特定的原则和方法才能实现良好的交际效果。但应该认识到，“医学术语是医学事物与现象的客观名称，一般不掺杂附加意义，也不会让人产生额外的联想。理解和掌握医学术语有利于医学合作与交流。”（Рукавшникова 2017：147）医学知识的匮乏是医学翻译工作者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就需要了解一定的专业知识，了解相关医学仪器相关设备、操作流程、原理及专业概念的相关知识，掌握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参照国际行业翻译规范，给出术语正确的翻译。笔者在阅读俄语医学书籍的过程中，发现普通词汇的术语化往往是造成阅读障碍的首要原因。术语的专业性越强，单义性则越强，译者可以通过词根或词缀判定大概的词义或者类别，再通过专门的在线词典、纸质辞书和相关医学语料库确认明晰医学术语的汉译内涵。术语化的普通词汇往往存在多个译项，可能会受到普通译项的干扰，若译者专业知识匮乏，便容易出现误译。当遇到这样的术语时，译者若无一定的医学知识，难免产生误译。俄语医学术语翻译最大的难点在于，译者必须同时具备扎实的俄语技能和所需医学专业知识，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当代医学进步的重要特征在于，各个专业领域的学科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由此产生的跨学科知识、术语为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译员需要经常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储备，在翻译时，大量翻阅相应科技领域的术语详解词典和专业书籍，提升翻译能力。

4.2 概念整合仿译策略

翻译医学术语过程中的概念整合是通过音、义的调适实现的。若原语与译语不对应，则应依据译语形态规则、语言系统关系和表达潜力的优势，进行音、形、义的整合，既照顾到原词发音，又传递了其意义，实现表音与表意的巧妙结合，既表达了新概念，又保留了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特色。可以说，医学术语概念整合仿译能丰富本民族医学词汇。在医学术语的各子系统中有许多同义术语组，人名术语和事物本身特性都可能表达同一医学术语的概念。在临床医学术语翻译中经常会遇到多元结构（合成术语或者词组），为实现概念对应，要整合音译与意译的认知过程，如 культура клеток HeLa 指“永生化肿瘤细胞培养”，以患者 Helena Lane 名字来命名，翻译时音译其名称为“海拉细胞”；синдром старческого убожества（肮脏混乱综合症）也被称为 синдром Диогена（第欧根尼综合症）。再次，许多以音表义的术语，在译语中尚无对应词传递等值新概念时，译语可凸显原语语音表征，再选择能传达原词语义的表达来对应，如 арбидол 的药品名，可译为“阿尔比朵”（用于治疗 and 预防流感、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抗病毒药物）。当进行双语翻译时，译者很难在译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就按照源语术语的发音，用发音相同或相似的汉语读音翻译出来。音译法比较常用于出现新情况、新概念、新现象的情景下。音译的术语要规范，符合汉语的语音标准。运用音译的方法便于术语的记忆，医疗术语中音译法也十分常见。如：канцер Баттера（巴特癌症），Жако триада（雅各德三联症），грыжа Пти（薄替疝）。而且，以发明者姓名命名的术语，常以专有名词加普通名词的复合形态出现。翻译时可将专有名词音译，凸显语音表征，再增加译语表意词素，达到概念对等。译语利用表意性强，能够按照概念借音并选取适当语言符号定名的特点，做出合理整合，达到既表音又表意的效果。

在受到译语社会文化差异的局限时，译者有时会舍弃原文的字面意义，在认真分析和彻底理解原文的构成和意义的基础上，根据汉语的构词习惯用简练明确的语言把医学术语所表示的事物和概念翻译出来，以求译文与原文内容相符和主要语言功能相似。医学术语中合成

词、派生词、缩略语较多，运用意译法一定要搞清楚术语的含义。采用意译法的可以是简单术语，还可以是合成术语、派生术语和术语组合，如 *арахидоновая кислота*（花生四烯酸），*задержка дыхания*（呼吸困难），*нервастения*（神经衰弱），*самаизоляция*（自我隔离），*нулевой пациент*（无症状），*желтая лихорадка*（黄热病），*русский весенне-летний энцефалит*（春夏型脑炎）*СРК*（*синдром раздражённого кишечника* 肠炎综合症），*МРТ*（*магнитно-резонансная томография* 磁共振层析透视）等均需复杂的概念整合过程。概念整合把术语表达的意思和概念准确表述出来，掌握了意译法就可以举一反三，事半功倍。

术语翻译中有时一部分用音译，一部分用意译，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药品名、计量单位、有人名，地名的医学术语中。比如：*Ласса лихорадка*（拉沙热），*болезнь Лайма*（莱姆病），*реакция Шика*（锡克试验），*вибрион Эль-Тор*（爱尔托弧菌），*лимфома Ходжкина*（霍奇金淋巴瘤）等。音意结合的方法在翻译术语时应用很广泛，尤其是在翻译外来词的时候，因为外来词都带源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翻译起来并非易事，但使用音意结合的办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科技术语翻译中原语与译语的不对应显现出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概念语义建构模式差异，需要进行概念系统整合、思维模式转换和语言符号重组，以实现概念对等、表达对应的术语翻译。*носослезный канал*（泪管），*резцовый канал*（切牙管），*каналы вульвы*（女阴前庭）都是隐喻医学术语，在翻译时必须进行概念整合。概念整合是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利用概念整合的原理探讨医学术语翻译策略对概念生成、概念系统及语言表征的互动机制产生更深层的理解和掌握，为翻译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指导。在翻译中必须关注医学术语的隐喻现象，深度掌握“源域”和“目标域”，才能做好医学术语汉译工作。

4.3 认知加工阐释策略

有时译者直接通过音译、直译等方法来处理人名、事物命名指代的一些器官、疾病和病症，无法直接理解其含义，这时需要根据病症的特征和药物的作用，通过注释的形式予以说明。简单的音译或意译处理不了这样的医学术语翻译，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阐释过程来让术语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如：*терренкур*—*метод лечения дозированной ходьбой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му маршруту*（步行疗法——沿特定路线定量步行的治疗方法）；*легкая фермера*—*это заболевание легких, обусловленное вдыханием гнилой растительной пыли*（农民肺——吸入含有嗜热放线菌的有机粉尘而引起的一种肺病）；*бруцеллез*—*зоонозная инфекция,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аяся полиорганными патологиями и склонностью к хронизации*（布鲁士杆菌病，俗称布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感染病，引起多种器官病变并引发一系列慢性病倾向）；*денге лихорадка*—*острая вирусная инфекция*（登革热——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得了这种病的人会肌肉关节疼痛，走起路来像夹了脚的女人，所以被叫做登革热）。

认知加工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基于术语自身的规约性确定翻译的规约属性。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所以在俄语医学术语汉译的过程要遵循术语的规约性，在相应标准、原则的框架下对所翻译过来的术语进行规约称名。译者译入术语要符合汉语及科技语体的规范。“在吸收国外表达新事物的术语时，译者根据外文术语所表达的概念，利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按照汉语的构词法和用词习惯，参照国际统一的《命名原则》创造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新术语。这种意译过来的术语，其外壳已被有固定意义的汉语术语所代替，只保留了原文术语所表达的概念，保持汉语的构词特点，符合汉语的规范，纳入了汉语语言体系，容易被大家所理解”。（高淑芳 2005：46）因此，医学术语翻译须要符合汉语的构词法和语言规范，才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острый лимфаденит* 的汉译为“急性淋巴结炎”而非“尖锐淋巴结炎”；*сибирская язва* 应译为“炭疽”而非“西伯利亚瘟疫”；*аутоиммунная реакция* 译为“自身免疫”而不是“自体免疫的反应”；*картина*

крови 应译为“血像”而不是“血的图片”。医学术语所涉及的专业广泛，因此要求翻译人员掌握丰富的术语。在俄语医学术语汉译的过程中，许多专业词汇可能在汉语层面上有多层含义，即一词多义。这就要求译者对词汇有训练认知甄别能力，能够第一时间将俄语术语与中文医学专业术语相对接，正确地理解其所要表达的专业内容。

5 结语

俄语医学术语是俄罗斯医学最典型、最专业的概念，数量庞大，构成复杂，给翻译造成了诸多不便，其汉译是两国医药交流的重要环节，汉译时一定要遵循汉语医学术语的表述规则。俄语医学术语的汉译对加强中俄医疗合作，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交际效率十分重要，对推动西医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推广有重要作用。可见，俄语医学术语汉译研究意义深远。探讨俄语医学术语构成、翻译难点和策略对俄汉医学术语交流有推动作用，为研究俄汉行业术语翻译亦可提供方法论指导。

参考文献

- [1]Бекишева Е.В.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медицинск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J]. Вестник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Н.И.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 2013(4).
- [2]Купова Ю.Н. Кадбирование из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J]. Вестник МГОУ. Се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2012(2).
- [3]Литовченко В.И.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и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я терминов[J]. Вестник Сиби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эро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академика М.Ф. Решетнева, 2006(3).
- [4]Рукавишников О.И., Отраднова О.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оминации в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лексик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J].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журнал №09(63). часть 2. 2017(6).
- [5]Седов К. Ф.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искурсив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 языковой личности: психо- и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М]. Саратов: Изд-во Сарат. ун-та, 1999.
- [6]Смирнова Е.В. Метафора как наиболее продуктивный спос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овых терминов в кард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лексике.[J]. Вестник Адыге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2: филология и искусствоведение, 2011(2).
- [7]高淑芳. 科技术语的翻译原则初探[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2005(1).
- [8]黎昌抱, 汪若然. 试析合信医学翻译对近代中国西医翻译的贡献[J]. 上海翻译, 2020(1).
- [9]李丹. 日常词汇翻译术语化类型考[J]. 中国科技翻译, 2012(1).
- [10]万小磊, 罗小芳. 医学病历英语词句特征及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20(1).
- [11]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 中国翻译, 2014(3).
- [12]张家骅. 新时代俄语通论(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ng Russian Medical Terms into Chinese

Ju Yun-sheng, Zhang Hui-yuan, M.O. Matveev

(Russian Schoo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Russian Department of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312069, China;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119454, Russia)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ed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urgent. Medical terms are important as a means and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and methods of translating Russian medical terms into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of Russian medical terms, offer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uture practice.

Key Words: Russian medical terms; forma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dilemma;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GJD1319020）和2019年度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WY2019086-C）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句云生（1988—），黑龙江省明水县人，男，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术语学；张会园（1994—），黑龙江省依安县人，女，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翻译学；M.O. 马特维耶夫（1990—）俄罗斯莫斯科人，男，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心理语言学。

收稿日期：2020-10-06

[责任编辑：张春新]